

LOB  
ROCHETTE  
LEGRAND

译  
钟水钊  
张存嘉

著  
罗布 (法)  
罗切特 (德)  
勒格朗 (法)

PARCOURANT LA BLANCHE IMMENSITÉ

D'UN HIVER ÉTERNEL ET GLACÉ

D'UN BOUT À L'AUTRE DE LA PLANÈTE

ROULE UN TRAIN QUI JAMAIS NE S'ARRÊTE.

# TRANSPERCENEIGE

人类终极命运的  
科幻史诗

封闭世界的  
反乌托邦寓言

法语漫画史上的里程碑  
欧洲安古兰漫画节大奖作者

同名电影韩国首映创单日纪录  
风靡167国

美国波士顿在线影评人协会年度第1名  
韩国电影中国内地票房第1名



陈果 / 北村 / 杨昌溢 / 路金波 / 陆川 / 南都周刊 一致称赞

廖伟棠 / 贺卫方 高度关注并深度解读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漫游在白色茫茫无际，永恒寒冬与冰雪的星球，从地球一个尽头到另一个尽头，运行着一列永不停歇的列车……

雪  
国  
列  
车

(法) 罗布  
(德) 罗切特  
(法) 勒格朗

著

钟水钊 张存嘉

译

TRANSPERCENEIGE

雪国列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国列车 / (法) 罗布, (德) 罗切特, (法) 勒格朗著; 钟水钊, 张荐嘉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1  
ISBN 978-7-5699-0693-6

I. ①雪… II. ①罗… ②罗… ③勒… ④钟… ⑤张… III. ①漫画—连环画—法国—  
现代 IV. ①J2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0720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8106

### Transperceneige

By Jacques Lob, Benjamin Legrand, Jean-Marc Rochette  
Original in French edition and artworks ©Casterman,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Text translated into Simplified Chinese© Beijing Time-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2015  
Photo by©Nicolas Folliet (P275)©Fershid Bharucha (P276)©Benjamin Legrand (P277)

## 雪国列车

著 者 | 【法】罗布 【德】罗切特 【法】勒格朗  
译 者 | 钟水钊 张荐嘉

出 版 人 | 杨红卫  
统筹监制 | 武 学  
选题策划 | 范 炜  
责任编辑 | 武 学 范 炜  
装帧设计 | @broussaille私制  
内文制作 | 迟 稳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694996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380千字  
版 次 |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693-6

定 价 | 88.00元  
印 量 | 1——5000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is copy in Simplified Chinese can only be distributed in PR of China, no rights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u.

## 出版说明

《雪国列车》是科幻漫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法语漫画的黄金时代。作者曾在1986年获得安古兰国际漫画节大奖，作品于2013年被韩国导演奉俊浩改编成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反响，并且即将被美国翻拍成电视剧。

《雪国列车》以大灾难为背景，描绘了在整个地球变为严寒地狱之后，幸存的人类躲进一辆被永动机驱动的列车，在冰封的大地上无休止地运行，艰难求生的场景。作者对未来世界有着很沉重的考量，在这部篇幅并不算太长的漫画中，既有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担忧，对历史进入工业时代的反思，也有对现实社会中诸如权力滥用、等级倾轧、暴力垄断等问题的批判，可谓是一部充满现实关怀的科幻史诗。

在人与自然矛盾不断激化的今天，我们引进这部作品，希望以漫画这一载体，引发更多年轻读者思考：人类在走向自身日益富足的同时，如何面对自然的日益贫瘠？人类以一己之私，不断改变地球的面貌，如今这种力量是否已经失控反噬到人类自身？

作者运用冰冷灰暗的基调来表达对人类自身命运的终极思考，出于对阅读习惯和出版规范的考虑，在出版过程中我们对个别画面和语言做了适当调整。另外，作品的基调较暗，有一些悲观情绪，这些属于作者个人化的观点，并且这一切都纯属虚构，希望读者能够清醒地认识和甄别。

## 《雪国列车》和法漫的黄金时代

文 / 张荐嘉

### 1

在这个人人谈论 IP 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好莱坞甚至是中国电影的推手将目光转向了欧洲漫画。这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宝藏。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法语漫画一度是漫画界的宇宙中心，诞生了诸如莫比斯这位费里尼口中与毕加索、马蒂斯同样伟大的漫画一代宗师，奠定了漫画作为第九艺术的脱俗地位。以《领航员》《切腹》《草原回声》《寒流》《金属狂啸》和《未完待续》等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法国漫坛群星云集，似乎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新的天才诞生。面向成人读者的科学幻想类型大行其道，一方面吸收了英美科幻文学新浪潮的养料，强调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幻灭感，另一方面又预示了后新浪潮即赛博朋克的兴起。威廉·吉布森曾经说过“赛博朋克风格的一切，都是（《金属狂啸》上）那群法国家伙们早就做到的。”法漫的影响力也波及到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大友克洋等人都曾明确表示受到过这个时期法漫的冲击。1977年起，《金属狂啸》的英文版开始在美国出版，取名为《重金属》，莫比斯等人也来到好莱坞，成为斯坦·李的座上宾，参与《异形》《电子世界大战》等影片。1979年到1982年间上映的《疯狂的麦克斯》《纽约大逃亡》和《银翼杀手》都被认为是受到了《金属狂啸》美学风格的影响。在当时人看来，法国漫画的入侵将给好莱坞和美漫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我们看到的依然是清一色的超级英雄和他们内心神性与人性的纠结。

而为我们重新打开这潘多拉的盒子，将法漫拍摄成国际大制作的外国人，却是韩国人奉俊昊。就像电影版《雪国列车》中新加入的韩国角色南官民秀一样，当别人都朝着列车的车头行进时，他把目光头投向了列车的窗外。奉俊昊和他的《雪国列车》，都有一股局外人的力量。

## 2

在车轮滚滚向前的同时，我们往往缺少了对所处环境的清醒认识，而这正是雅克·罗布创作《雪国列车》的初衷。<sup>①</sup>

雅克·罗布和他的《雪国列车》，在法漫的黄金时代都算得上是一个异类。罗布曾经是漫画画家，后来专职于漫画的剧本创作，他是在安古兰国际漫画节上唯一以剧本作家而不是画家身份获得过大奖的人。《雪国列车》开端于他是一位美国迷。在一次次纽约之旅中，他目睹纽约在“城市蓝图总设计师”罗伯特·摩西的驾驶之下，遍地修建高速公路和桥梁，让纽约变得四通八达。钢筋混凝土的巨兽插进城市的心脏，变成血液的阀门，过去的毛细血管凋零和萎缩。城市规划者的野心打着造福子孙后代的旗帜变得堂而皇之。但雅克·罗布却希望这一切能慢下来。他对机器有着一一种警觉。城市的交通侵占了人的生存空间，甚至抹去了人的历史。人最终变成次要的，仅仅是机器庙宇的祭品。而且在城市的建设和利益再分配中，牺牲掉的往往不是富人而是穷人的利益。在漫画原著中并未点名的列车建造者到了电影版中有了个名字：威尔福德。摩西为了个人的野心而像“神笔马良”一样任性地改变着纽约，威尔福德同样倾心于“总设计师”这样一个角色，让人类在他的雪国列车上延续，让机器统治着人类。末日到来之际，雪国列车成为了人类最后的避难所，但是在列车上，生存仅仅是为了活着。人，特别是穷人，变成了随时可以牺牲掉的消耗品。就像一个恶性循环，雪国列车载着人类，不知去向何方，看不到终点，而且这一切无法慢下来。

威尔福德的另一位现实原型是美国建筑家富勒，这位低碳环保节能理念之父曾经提出“曼哈顿穹顶”计划：用一个穹顶将曼哈顿中心区罩起来，里面的城市可以建立一个完整、自给自足的新陈代谢系统。富勒还宣称地球是一艘太空船，人类是地球太空船的宇航员，

---

<sup>①</sup> 漫画法文标题“Transperceneige”是由“穿透”(transperce)和“雪”(neige)两个单词合成的新词汇。

以时速 10 万公里行驶在宇宙中，必须知道如何正确运行地球才能幸免于难。

而这，只不过是一种科学技术作为全能神的理想主义。雅克·罗布远没有那样乐观。在雪国列车上，人类的命运已经被写定。

### 3

机器与末日的科学幻想题材，看起来似乎是《金属狂啸》杂志的保留地。当时，只要将故事的篇幅限制在短篇，就可以找到最当红的画家合作，但这并不是罗布想要的方式。《雪国列车》最终发表在《未完待续》，这本杂志是《金属狂啸》最大的竞争对手，它自创刊起就强调叙事，以登载黑白漫画为主，目的在于重塑漫画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地位，刻意与《金属狂啸》拉开距离（后者有着鲜艳的色彩、哥特和巴洛克的画风以及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狂乱）。事实上在《未完待续》诞生的同一年（1978 年），威尔·艾斯纳发表的《神的契约》让“绘本小说”成为漫画界的新热词，而新的杂志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两个杂志社的编辑部一度势不两立，在本书的后记当中，罗布的好友，也是《金属狂啸》的主编迪昂奈将它描述为一个《西区故事》式的“天底下屡见不鲜”的帮派对立的故事。

罗布最初找到的漫画画家是阿莱克西斯，后者是当时法国漫坛的后起之秀，擅长幽默讽刺和现实主义画风。然而阿莱克西斯在创作了最初的几幅画稿之后就因一场大病离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雪国列车的故事在罗布的脑海中变得更加沉重和黑暗，最终他与来自德国的漫画家让-马克·罗切特合作，在 1982 年的《未完待续》杂志上将雪国列车送上了轨道。1984 年，卡斯特曼出版社推出了这部漫画的单行本。

### 4

雪国列车的设定极其简单。列车永动机驱动永恒循环的设定需要读者暂时地“姑且听之”（*suspense of disbelief*）。永动机的实现象征着机器的理想主义，但它却反作用于人类，变成了西西弗斯神话的荒谬。没有终点和目的地的旅行，只能是一种诅咒。人类社会被简化为一千零一节列车上的模型，车厢里等级森严，一位底层的逃出者在不断向车头行进的过程中带着读者见识到了各个等级车厢中的生存环境。比起奉俊昊的电影，漫画原著中的上层阶级要值得同情得多。他们更多时候只是在麻痹自己，假装生活还停留在从前。权势和财富阶级拥有的一切只是麻醉剂，让他们能在清洁的车厢里欣赏《卡

萨布兰卡》或者《星球大战7》（罗布是一个出色的预言家，他在1982年就预测到了《星球大战》会拍到第7部），而假装看不到“朝着庞贝古城的滚滚熔岩”（迪昂奈语）。逃避当下，视而不见——犹如透过“后视镜”看现在，倒退着步入未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雪国列车并不是一则对未来的预言，而仅仅是让我们反思和认清所处的现在。

列车的动与不动、不变与变（每前进一节便是未知的别有洞天），超现实与现实，有着丰富的二元对立元素，对于电影创作者极为诱惑也极为挑战。奉俊昊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读到《雪国列车》时的情景，那是在他拍完《汉江怪物》后不久，“2005年的某一天，我走进漫画店拿起这本漫画，那个瞬间我意识到，这将吞噬掉我一整段时期的生命。从那时起，我的一段危险异常的电影冒险就已经开始了。”2004年《雪国列车》三册合订本被引进到韩国，这是当时除了出产地比利时外唯一翻译出版这部漫画的国度。

## 5

罗切特后来曾经说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怀疑出续集的选择是否正确。然而今天我知道它是对的。因为如果没有续集，《雪国列车》根本不会在韩国出版，也就不会有奉俊昊这部电影。”——更不会有被21世纪的读者重新发现的机会。雅克·罗布去世之后，原先是电影编导的本杰明·勒格朗接手创作了两部续集的剧本。今天，当我们看到三部漫画的合订本就会发现，勒格朗的剧本并没有罗切特所说的那样不成功。续集延续了罗布の設定，但加入了对政治谎言的刻画。这回不再是上层阶级的自我欺骗，对同类处境的视而不见，而是集体有系统的体制化自我催眠，然而这正是列车的生存系统得以延续下去的关键。地球就像一艘行驶在黑暗森林里的太空船，驾驶员只能小心谨慎地驾驶，而无力改变作为整体物种之人类的命运。在三部曲的结尾，雪国列车脱离了轨道，人类迸发最后勇气的“奥德赛”，奔向最后一个“应许之地”，却只找到了一首歌……比起电影版《雪国列车》的结尾，原著充满了无法化解的悲剧感以及诗意。它会令你联想起《蝙蝠侠：元年》中坐在通往哥谭市的列车上的戈登警长那段内心独白，“哥谭，这就是我现在所应得的全部，也许，它就是我在地狱的刑期。”



漫画第三部《涉川》中出现了《易经》的三副卦，分别是需卦、无妄卦和泰卦（法文译文分别为“等待”“纯真”与“和平”）。它也成为西方文学作品中引用《易经》的一个成功范例。《易经》是一部关于“动”即变化的书，既万变又不离其道，它与在轨道上永不停歇周而复始运动的雪国列车是绝妙的结合。《易经》英译本 50 年代（漫画所引用的法文版是根据魏礼贤的英译转译而来）出版之后，一度成为嬉皮士文化运动中的神书。就像荣格在英文版前言中所述，《易经》反映的是古老的中国人对于概率而不是逻辑因果关系的重视，它和流行于欧美科幻文学界并影响了“新浪潮”的柯日布斯基“非亚里士多德体系”学说的相似处在于，要求破除对事物之名及逻辑因果关系的迷信，而要求人类拥有一种“宇宙意识”，亦是对人类所处环境的清醒的认识。雅克·罗布创作雪国列车的过程，正是源于这样一种对现实的顿悟。《易经》告诉我们，物极必反，大循环之道也。事物的发展总是处在微妙的状态中，要看清事物的独特而不是相同之处。这是一种质变而非量变的演化，是一门更大的科学和哲学。罗布对于摩西野心的仇视，对于交通工具的反感，一开始就带着“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的本能诉求。并不反对“行走”，甚至也不反对“车轮”，反对的是对二者的依次类推和混为一谈，而失去了“爱”即一种心灵顿悟的能力。在漫画中永动机象征着自然科学的极致，但它又反过来需要一种“人的存在”（a presence of man）才能运动下去，这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宗教，而是一种类似于道和德的存在，天地万物“道生之，德畜之”；机器和人，就如一乾一坤，“盛极必衰，全赖人心补救”。勒格朗在罗布去世之后创作的续集的剧本，通过对《易经》的引入，或许正契合了罗布反对机器理想主义背后的心灵思辨。

《易经》在漫画中所占的篇幅不大，但它代表的东方哲学与二十世纪法国人文思潮以及《雪国列车》内在的主旨一脉相承。用通俗的话来解释，我们可以引用法国儿童文学名著《小王子》中的一句话，“真正重要的东西，只有用心灵才能看见”。反对过度发展，反对最终导致机器统治人类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而《易经》就是让人用心灵去看，在“动”之前先“静”，抑或从荣格心理学意义上来讲，明辨发展的动机。漫画三部曲结尾于《易经》的泰卦，一部永动机驱动的机器史诗，最终落脚于对“静”的向往。同时也必须指出，漫画引用的《易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经》蔚为不同。这源自于解读者的差异。与天地相似，故不违；乐知天命，故不忧——然而在魏礼贤的译文中，

却失去了这种追求“无忧与乐”的儒家色彩，变得悲观和节制许多。漫画结尾引用的“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孔子《序卦传》解释为“九三阳极矣，刚至矣，去而不返。则阳必亢，刚必折。此大循环之道也。必反求于贞，唯贞能永亨。”孔子所谓的“求于贞，则有福、永亨”，在魏礼贤的翻译中变成了“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伊甸园已经失去，应许之地化为泡影。这让雪国列车最终停留的地狱，似乎也是天国，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珍惜在地狱中拥有的一切，即现在。

## 7

《雪国列车》的二、三部可以连起来当成一个故事，它与第一部相比画风发生很大的改变，尽管创作者都是罗切特。第一部有着写实的笔触，线条干净，而续集就像是潦草的涂鸦，就像是在黑夜中呆了太久的人看到的東西一样。罗切特本人是一个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就像另一部漫画作品《喜马拉雅巫毒》中所展现的一样，他已经对发出警告绝望，更愿意让愚蠢的人类在巫术的作用下全部变成动物。他似乎分享着雅克·罗布对这个世界感受到的绝望。雪国列车只有黑白和灰，在罗切特的眼中，色彩的奢侈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是来自上帝的礼物。而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有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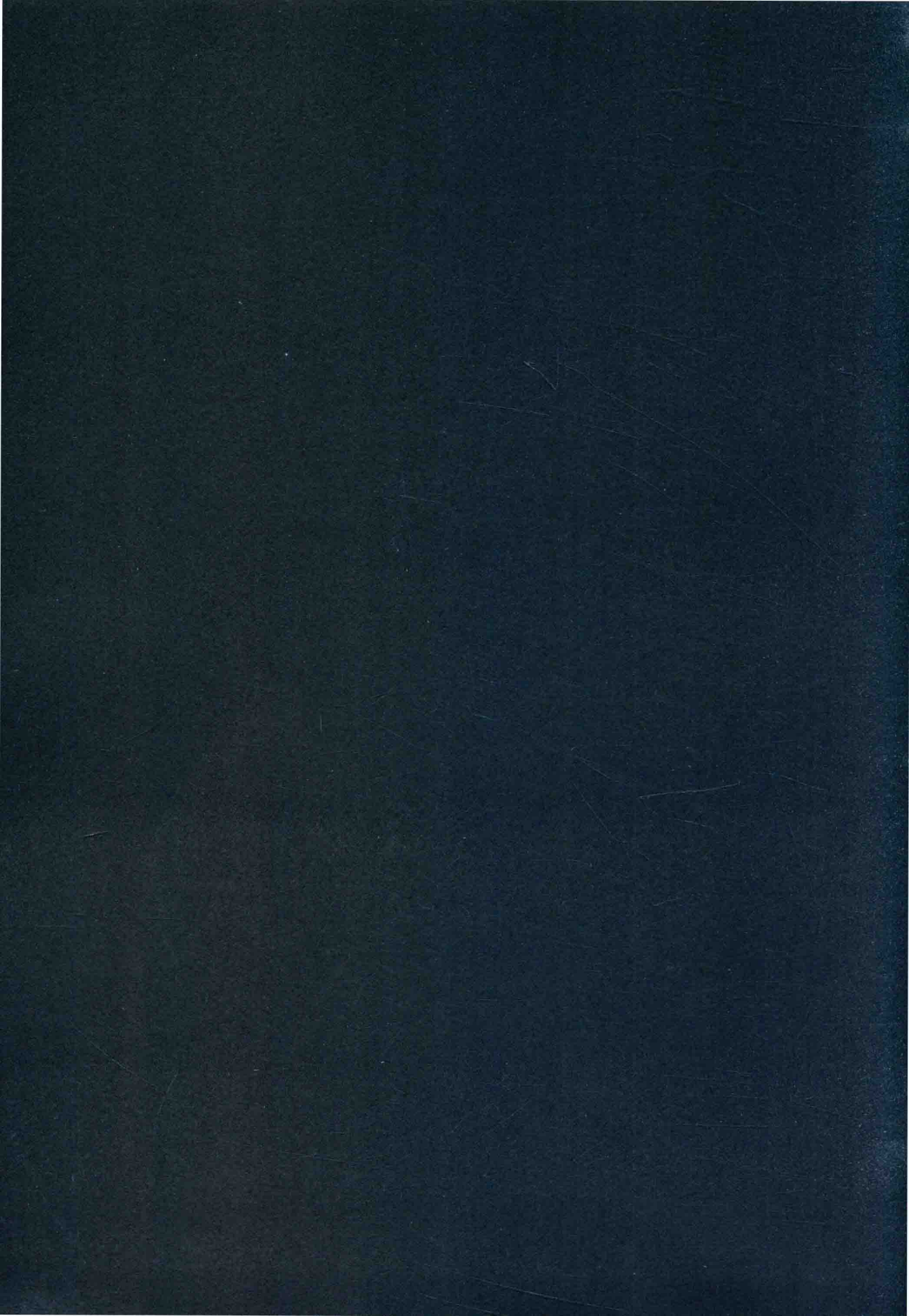
## 8

在本书的后记中，迪昂奈用不短的篇幅详细介绍了《雪国列车》的创作历程以及法国漫画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他说。迪昂奈先生曾在《领航员》杂志与雅克·罗布共事，后来自立门户与莫比斯等人创办《金属狂啸》并担任主编，同时组建的出版社“人形机联社”出版了众多欧洲漫画大师的作品（这个公司近年与中国一家公司签订了多部电影合作计划，共同开掘法语科幻漫画的大IP）。他本人也创作漫画，代表作《灭绝者17号》（与画家恩基·比拉合著）名气不大，但大友克洋曾亲口告诉他，正是这本漫画启发了《阿基拉》。迪昂奈谈起一件在《金属狂啸》期间颇为后悔的事，那就是曾把一名登门寻求合作的澳洲医生请出了办公室，那个人就是后来拍出《疯狂的麦克斯》的乔治·米勒。在翻译后记的过程中得到了迪昂奈先生的帮助，在此感谢他的善意和耐心。

LOB / ROCHETTE

第一部 逃出者





漫游在白色茫茫无际，永恒寒冬与冰雪的星球，从地球一个尽头到另一个尽头，运行着一列永不停歇的列车。



这就是有着一千零一节的雪国列车。

车尾的烂狗屎！看我不揍扁你！！

嗷呜……

这是人类文明最后的避难所。

从你们臭烘烘的车厢里跑出来，我叫你后悔莫及！！

嘿！轻点！头儿来之前最好别弄死他。



怎么回事？  
吵嚷什么呢？

长官，这家伙想  
从这儿穿过去，  
被我们抓住了，  
长官。



他用锤子敲碎厕  
所玻璃悄悄溜进  
来的。

他呢？他又是怎么  
回事？



长官，他是士兵波瓦蒂诺。  
那个人进来的时候他正巧  
在这儿。肯定是被砸晕了……我们听到声响立刻  
赶过来，幸好门没锁。

他怎么还在这  
儿？等着被冻  
死吗？



长官，这家伙  
怎么处理？

绑起来别让他  
跑了，明天我  
再审问他。



得到新指示前禁止使  
用这个厕所。  
要尽快想办法  
换上新的玻璃！

提高警惕，这事  
来得正好，提醒  
你们盯紧点，不  
能掉以轻心！

是的，长官！



你们打算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在这儿只有我能提问！



姓名？

普罗洛夫

可以给我点吃的吗？



布罗查！给他拿两块饼干，一杯咖啡。

好的长官！！

咖啡？真的吗？现在竟然还有咖啡？



嗯，从车厢里逃出来，你胆子不小……没冻死算你运气好。你之前也有人试过，全都被冻死了。别以为裹得严严实实，就能扛住外面的冻。你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一定有充分的理由……

没错，确实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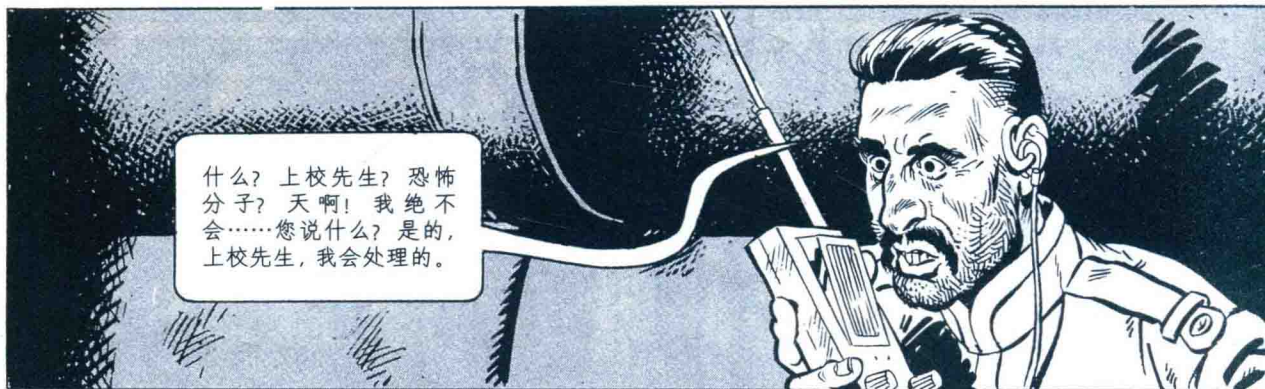


可以告诉我吗？

当然！您去我们那儿待一天就明白了！比起车厢里的日子，严寒更容易熬过去。



是的，上校先生，他看起来很老实，说的都是实话。应该没有其他同伙，单纯是个人行为。



什么？上校先生？恐怖分子？天啊！我绝不会……您说什么？是的，上校先生，我会处理的。



双手叉腰，身体前倾，下巴收起，两腿分开！保持这姿势别动！



嘿，布罗查！告诉杜克曼中士，我需要两个人押送犯人去总部，头等车厢的先生们想要亲自审问他。

好的，长官！

保持呼吸！



对了，普瓦蒂诺早上怎么样？

医生正在检查，我觉得他好点儿了！

现在，跑起来！  
一二一二！  
膝盖抬高！



绝对不行！我不会允许犯人带着满身细菌去头等车厢！他会把整趟列车都给传染的！



你认为他有传染病？



有两个人抓着他呢……



对！那两个人肯定会被传染！我恨不得把整节车厢都隔离起来。

我不知道，谨慎点好，先隔离观察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末节车厢什么样，谁能放心呢！还有其他人和他接触过吗？



哈哈！  
隔离几天！  
哈哈！



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

我之前待的地方，人们为了得到几小时的清静，谁都不敢宰……我想起有一次过生日的时候……